

《佛教百科全書》的「增一阿含經」詞條評介

獨立研究者 蘇錦坤

摘要

田光烈於西元 1955 年撰寫的「增一阿含經」詞條，其風格較「平舖直述」，僅是依次簡要地描述各經的內容，甚少剖析評論，詞條最後歸結此經為「大眾部」誦本。

無著比丘出版於西元 2009 年的詞條則未概述全經內容，也未依次條列各經的摘要。該文專注於探討《增一阿含經》的重要議題，諸如「譯者」、「部派歸屬」、「大乘元素」、「篡入晚期資料」、「保存與巴利文獻不同的經文」。

雖然錫蘭版的《佛教百科全書》最終採用無著比丘的詞條，而未存錄前者；但是，田光烈編纂的詞條遵循早期「佛教經典題解」的風格，應該算是編輯宗旨的差異，而不是繁簡優劣的差別。

筆者介紹兩則詞條，並評述《增一阿含經》的「譯者忘失」及「編後增刪」等議題，以作為下一版《佛教百科全書》的參考。

關鍵詞：1、《增一阿含經》2、《佛教百科全書》詞條3、無著比丘4、田光烈5、大乘元素

一、前言

依據趙樸初（1907-2000）在《中國佛教》第一輯〈前言〉的敘述，斯里蘭卡於西元 1955 年發起編纂英文《佛教百科全書》，¹ 當年周恩來（1898-1976）受到斯里蘭卡總理的請託，² 協助《佛教百科全書》編寫與

「中國佛教」相關的詞條，周恩來將此工作委付中國佛教協會辦理。

〈前言〉提及：

中國佛教協會接受這個任務後，即成立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聘請國內佛教學者擔任撰述、編輯和英譯工作。內容分為教史、宗派、人物、經籍、教理、儀軌制度、佛教勝跡、佛教文化、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九類。……除已將部分英譯稿寄往斯里蘭卡供《佛教百科全書》採用外，全部漢文原稿迄未公開出版。³

在《中國佛教》第二輯，位於 399 頁之

¹ Malalasekera, G. P. (ed.),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1961:iii). 此處敘述的發起單位為「錫蘭佛教總會 La kā Bauddha Maṇḍalaya」（Buddhist Council of Ceylon）；范文麗，（2018：128），〈《中斯佛教百科全書》撰述及其知識社會史意義〉則稱 Dr. G P Malalasekera 馬拉塞克拉博士為發起人。

² 范文麗，（2018：129）補充，此位錫蘭總理為科特拉瓦拉（John Lionel Kotelawala, 1893-1980）。

³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一輯（1980：1）。

後的〈說明〉可以作為〈前言〉的補充解說：

本書原是 1955 年為斯里蘭卡英文《佛教百科全書》撰寫的條目，由中國佛教協會聘請國內著名佛教學者執筆。其中部分英譯稿已在斯里蘭卡出版，漢文稿則未發表過。此次出版，對部分文稿略有刪節。⁴

事後，斯里蘭卡佛教事務部（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於西元 1961 年出版《佛教百科全書》第一輯，直到西元 2009 年出齊第八輯。當代有多種名為「佛教百科全書」的圖書出版流通，本文所討論的《佛教百科全書》即指此一馬拉拉塞克拉 Malalasekera, G. P. (1899-1973) 主編的八輯英文《佛教百科全書》。⁵

當年這些中文詞條經過英譯之後，回報給《佛教百科全書》的編輯部門，經過編審程序納入書中。我們今日翻檢《佛教百科全書》的相關詞條，可以發現該書的編輯部門有所取捨，並未照單全收。例如，詞條「Āgama 阿含經」，該書先登錄呂澂（1896-1989）的詞條；⁶ 接著在同一詞條收入雲井善昭（Kumoi Shōzen, 1915-2017）的解說。⁷ 但是，詞條「Abhidharmakośa-śāstra

阿毘達磨俱舍論」，則將呂澂和舟橋一哉（Funahashi Issai, 1909-2000）的詞條交錯排列。⁸

從《中國佛教》收錄的詞條，我們可以推敲出未被採納的詞條；例如，田光烈（1912-2007）「增一阿含經」與「中阿含經」詞條未被收存，⁹ 出現在《佛教百科全書》的是無著比丘（Bhikkhu Anālayo, 1962-）的「Zhong A-han」（中阿含經）¹⁰ 與「Zengyi A-han」（增一阿含經）。¹¹ 田光烈、游俠（1901?-1985）的「雜阿含經」詞條未被收錄，¹² 出現在該書的是白瑞德（Rod Bucknell, 1942?-）的「Saṃyuktāgama」（雜阿含經）。¹³ 詞條「Fa-Hsien 法顯」的編選原則顯得有一點特別，該處並未採用游俠的詞條，¹⁴ 而是由 Thera Yatadolawa Dhammavisuddhi 撰寫，而且全文從頭到尾未出現任何漢字。¹⁵

但是，《佛教百科全書》也有標為「Lin Tzü Ching」（林子青 1910-2002）編寫的詞條「Hung-I」（弘一），並未收錄於《中國佛教》。¹⁶

⁸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1961:58-62)。

⁹ 田光烈，（1989），《中國佛教》第三輯，〈增一阿含經〉164-171 頁；〈中阿含經〉172-180 頁。

¹⁰ Malalasekera, G. P. (ed.), (2009:829-830)。

¹¹ Malalasekera, G. P. (ed.), (2009:822-827)。

¹² 田光烈、游俠，（1989），《中國佛教》第三輯，〈雜阿含經〉185-195 頁。

¹³ Malalasekera, G. P. (ed.), (2009:684-687)。

¹⁴ 《中國佛教》第二輯（1982：44-47）。

¹⁵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V, (1990:203-211)。

¹⁶ 《中國佛教》第二輯，〈說明〉提到「《中國佛教》（二）內容包括人物和儀軌制度兩部分。人物部分收入譯經、義解、參禪、明律、立宗判教、傳道護法等方面有過較大貢獻的佛教人物 92 人」。但是，第二輯並未包含詞條「弘一」。

⁴ 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第二輯（1982），此一〈說明〉位於 399 頁之後，並未編列頁碼。范文麗，（2018：129）提及「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記載中國佛教協會接受周恩來指派的任務，於 1956 年成立『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如此則中文詞條應編寫於 1956 年之後。趙樸初〈中國佛教協會三十年〉一文，見《趙樸初文集》（上卷），第 554 頁。

⁵ Malalasekera, G. P. (ed.), (1961-2009),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 VIII).

⁶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1961:241-244)。

⁷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1961:244-248)。

本文的重點主要在審視西元 1955 年田光烈撰寫的「增一阿含經」，¹⁷ 與西元 2009 年無著比丘 (Bhikkhu Anālayo) 的「Zeng-yi A-han」(增一阿含經) 之間的差別。¹⁸ 最後，筆者分別介紹此兩篇詞條，並予以評論或補充。

二、田光烈的「增一阿含」詞條

田光烈編纂的「增一阿含經」詞條首先敘述 T215《增一阿含經》的翻譯過程：

《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苻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兜佉勒國沙門曇摩難提譯。此經是印度北方所傳《四阿含經》中的一種，……。最初是由曇摩難提口誦出梵本，竺佛念譯傳，曇嵩筆受，共得四十一卷（現行本成五十一卷）。其後半十五卷每品或大段末尾原有的錄偈，因譯人忘卻未譯，經道安與法和加以補訂。但全經譯文未能盡善，後來曾經僧伽提婆略加改訂，因之現行本遂多題作「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¹⁹

呂澂在「阿含經」詞條關於《增一阿含經》的敘述與上引文句大致相同。²⁰ 「其後半十五卷每品或大段末尾原有的錄偈，因譯人忘卻未譯，經道安與法和加以補訂」頗有語病；因為此經是出自默誦，譯主曇摩難提

誦出時遺忘的部分「錄偈」（攝頌），除非有人另行誦出或根據寫本補譯，這些忘失的偈頌無法補訂。

我們翻檢 T125《增一阿含經》，如果仿照巴利《增支部》將經文分列為〈一法集〉至〈十一法集〉，²¹ 「卷五、壹入道品第十二」位置相當於〈一法集〉，「卷十九、等趣四諦品第二十七」位置相當於〈四法集〉，理應在原譯本的前二十六卷之中，此兩品卻缺攝頌。如此一來，序文所稱的「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已有攝頌遺漏。在今本二十六卷之後，部分卷數仍

²¹ 四阿含中只有《雜阿含 52 經》提到一次〈四法集〉：「《鬱低迦修多羅》，如《增一阿含經》〈四法〉中說」（CBETA, T02, no. 99, p. 12, c2-3）。現存《增壹阿含經》計分為五十二品（《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作「五十品」（CBETA, T55, no. 2157, p. 944, a19-22）），留有部分〈一法集〉至〈十一法集〉分章的痕跡，但是不知何時何人所加。《增壹阿含經》卷 17〈四諦品 25〉，明《嘉興藏》作：「四諦品第二十五」（CBETA, T02, no. 125, p. 631, a6），「五」字之下有細字夾註「四法初」三字。卷 24〈善聚品 32〉，明《嘉興藏》作：「善聚品第三十二」（CBETA, T02, no. 125, p. 673, c19），「二」字之下有細字夾註「五法初」三字。卷 29〈六重品 37〉明《嘉興藏》作：「六重品第三十七之一」（CBETA, T02, no. 125, p. 708, c10），「一」字之下有細字夾註「六法初」三字。卷 33〈等法品 39〉，明《嘉興藏》作：「等法品第三十九」（CBETA, T02, no. 125, p. 728, b25），「九」字之下有細字夾註「七法初」三字。卷 40〈九眾生居品 44〉，明《嘉興藏》作：「九眾生居品第四十四」（CBETA, T02, no. 125, p. 764, c19），「四」字之下有細字夾註「九法初」三字。卷 42〈結禁品 46〉，明《嘉興藏》作：「結禁品第四十六」（CBETA, T02, no. 125, p. 775, c6），「六」字之下有細字夾註「十法初」三字。請見東京大學圖書館網址（https://dzkim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6_5/0024），2023/2/10。

¹⁷ 田光烈，（1989），〈增一阿含經〉，《中國佛教》第三輯 164-171 頁。

¹⁸ Anālayo (2009: 822-827), "Zeng-yi A-han".

¹⁹ 田光烈，（1989：164）。

²⁰ 呂澂，（1989：159），詞條〈阿含經〉：「《增一阿含經》於建元二十一年（385）也由曇摩難提譯成，共四十一卷，現存（但改成五十一卷），其後半十五卷每品或大段末尾原有的攝頌未譯，經道安與法和加以補訂。但全經譯文亦未盡善，後來僧伽提婆也曾略加修改。」

然有攝頌，例如，「卷三十三的〈等法品第三十九〉」，此攝頌與《中阿含》〈七法品〉攝頌相近，位置相當於〈七法集〉；「卷三十六及三十七的〈八難品第四十二〉」與「卷三十八及三十九的〈馬血天子問八政品第四十三〉」，位置相當於〈八法集〉；「卷四十的〈九眾生居品第四十四〉」，位置相當於〈九法集〉；「卷四十二的〈結禁品第四十六〉」位置相當於〈十法集〉；這幾品都有攝頌。如此一來，序文所稱的「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卻還有攝頌存在。

《增一阿含經》共有五十二品。就前半部而言，已譯出的攝頌有可能因戰亂或輾轉抄寫而佚失；就後半部而言，原來未譯的攝頌，不可能憑空多出來，如果有所依據而增補攝頌，道安法師或僧伽提婆也不應該只增補《增一阿含經》後半部的「三十九」、「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六」等五品的攝頌。

田光烈「增一阿含經」詞條品）主張〈十一法集〉有四品，也就是說：〈放牛品 49〉、〈禮三寶品 50〉、〈非常品 51〉與〈大愛道般涅槃品 52〉。²²

印順法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指出，〈放牛品 49〉第 8 經說沙門、婆羅門行，沙門、婆羅門義；第 9 經說五逆——調達的事緣，都與十一法不合。反而〈禮三寶品 50〉的 1-3 經，說禮佛、禮法、禮僧，當念十一事，倒是應該編入〈放牛品〉的。〈禮

²² 田光烈，（1989：170）。《增壹阿含經》卷 46〈放牛品 49〉：「放牛品」（CBETA, T02, no. 125, p. 794, a6），「宋、元、明藏」品名作「牧牛品」。呂澂，（1989：162）也是以「牧牛品」等最後四品為「十一法」。

三寶品 50〉第 4 經以下，〈非常品 51〉與〈大愛道般涅槃品 52〉，都不是十一法。²³ 筆者認為，應如佛光《增壹阿含經》將〈非常品 51〉與〈大愛道般涅槃品 52〉標為「補遺」，而不該將之編列於〈十一法集〉之中。²⁴

詞條引述僧肇〈《長阿含經》序〉「《增一阿含》四分八誦」，²⁵ 但是，今本《增一阿含經》在「放牛品第四十九」之後有「第四分別誦」五字作「小字夾註」，²⁶ 如果此五字的敘述無誤，後面三品〈禮三寶品 50〉、〈非常品 51〉與〈大愛道品 52〉顯然無法安排作另外四誦以符合「四分八誦」，那麼此一《增一阿含》與僧肇描述的「《增一阿含》」就不會是相同的版本。

田光烈的「增一阿含經」詞條占了七頁半的篇幅，其中六頁（80%）的篇幅用來逐品條列各經的概要，而全無評析。

三、今本《增一阿含經》與《中阿含經》的翻譯詞彙不同

²³ 印順法師，（1971：279-280），《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²⁴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1983：11-12），〈《增壹阿含經》題解〉。

²⁵ 《長阿含經》卷 1：「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為一部。」（CBETA, T01, no. 1, p. 1, a11-13）。今本《中阿含》確實作四分五誦，《長阿含》確實作四分四誦；因此，很有可能僧肇此處「《增一阿含》四分八誦」的描述有其根據，而不是捕風捉影所得。

²⁶ 《增壹阿含經》卷 46〈放牛品 49〉：「第四分別誦」（CBETA, T02, no. 125, p. 794, a6），可參考東京大學圖書館網址呈現的《嘉興藏》（https://dzkim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6_5/0089,2023/3/21）。

那體慧 Jan Nattier 在她論文的註釋提到，從翻譯詞彙的差異來看，《中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不可能同屬僧伽提婆所翻譯；但是該文並未列舉任何例證。²⁷

無著比丘的「Zeng-yi A-han 增一阿含」詞條也主張「今本《增一阿含經》(T125)不是僧伽提婆的新譯本」，因為「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經常對同一字出現不同的翻譯詞彙」。²⁸

以經首的「套語」為例，《中阿含經》的基本格式是「我聞如是，一時佛遊……」，²⁹而《增一阿含經》則是：「聞如是，一時佛在」，³⁰對相當於「jetavane 在祇陀的林園」(位格 locative)的用字，前者譯作「在勝林」，後者則為「在……祇樹」。又如經末的「套語」，《中阿含經》作「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³¹而《增一阿含經》則是：「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³²

在人名當中，如佛姨母大愛道(Mahāpajāpattigotamī)，前者譯作「摩訶

簸邏闍鉢提瞿曇彌」與「瞿曇彌大愛」，後者則為「大愛道瞿曇彌」。³³以「Sāriputta 舍利弗」、「Mahāmoggallāna 摩訶目犍連」為例，前者譯作「舍梨子、大目犍連」，後者則為「舍利弗、目犍連」。³⁴

又以「arahant 阿羅漢」的譯詞而言，如單獨列佛陀三項尊號時，《中阿含經》相當一致地譯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³⁵《增一阿含經》則呈現三種翻譯風貌：

1. 「如來、至真、等正覺」。³⁶
2. 「如來、無所著、等正覺」。³⁷
3. 「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³⁸

³³ 例如《中阿含 180 經》：「摩訶簸邏闍鉢提瞿曇彌」(CBETA, T01, no. 26, p. 721, c24-25)；《中阿含 116 經》：「瞿曇彌大愛」(CBETA, T01, no. 26, p. 605, a12)，「元、明藏」在「大愛」之後有一「道」字。筆者覆查「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此處作「瞿曇彌大愛道」(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4_2/0045,2023/3/8)。《增壹阿含 5.1 經》：「大愛道瞿曇彌」(CBETA, T02, no. 125, p. 558, c22)，或僅作「大愛道」，如《增壹阿含 52.1 經》：「大愛道」(CBETA, T02, no. 125, p. 821, b27)。

³⁴ 例如《中阿含 26 經》：「尊者大目犍連亦在眾中，尊者大目乾連白曰：「尊者舍梨子」(CBETA, T01, no. 26, p. 456, a10-11)，「宋、元、明藏」於「大目乾連」處作「大目犍連」。《增壹阿含 9.1 經》：「當如舍利弗、目犍連比丘」(CBETA, T02, no. 125, p. 562, a27-28)。

³⁵ 例如《中阿含 18 經》：「如來、無所著、等正覺」(CBETA, T01, no. 26, p. 442, a15)。

³⁶ 例如《增壹阿含 12.4 經》：「如來、至真、等正覺」(CBETA, T02, no. 125, p. 569, c7)。

³⁷ 例如《增壹阿含 50.4 經》：「如來、無所著、等正覺」(CBETA, T02, no. 125, p. 806, c24-25)。

³⁸ 如《增壹阿含 8.2 經》：「多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CBETA, T02, no. 125, p. 561, a11-12)。

²⁷ Nattier (2007:196, note 48), “‘One Vehicle’ in the Chinese Āgamas: New Light on an Old Problem in Pāli”.

²⁸ Anālayo (2009:822, right column line 4-8)。

²⁹ 例如《中阿含 1 經》：「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CBETA, T01, no. 26, p. 421, a13-14)。

³⁰ 例如《增壹阿含 2.1 經》：「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CBETA, T02, no. 125, p. 552, c9-10)。

³¹ 例如《中阿含 1 經》：「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CBETA, T01, no. 26, p. 422, a15-16)。

³² 例如《增壹阿含 2.1 經》：「爾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CBETA, T02, no. 125, p. 552, c16)。

在《增壹阿含 20.6 經》則呈現「一詞多譯」現象，同時以「佛、至真、等正覺」與「多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翻譯同一組詞彙，而兩者相距僅 18 字：

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至真、等正覺，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過去恒沙多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皆由勇猛而得成佛。³⁹

兩者在相當於「輪王七寶」的譯詞有類似的現象，在第六、七兩項，《中阿含經》一致地作「居士寶、主兵臣寶」。⁴⁰

《增一阿含經》則呈現三種翻譯風貌：

1. 「居士寶、典兵寶」。⁴¹
2. 「主藏寶、典兵寶」。⁴²
3. 「典兵寶、守藏之寶」。⁴³

概略來說，《增一阿含經》較常呈現「一詞多譯」的狀況，《中阿含經》則相對地比較能維持一致的譯詞。

洪振洲與無著比丘的論文顯示，以「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可變長度 N 字元文本分析方法 Variable length n-gram text analysis）檢核《增一阿含

經》與《中阿含經》的全部經文，得到的結論是：「此兩部經來自不同的翻譯者或翻譯團隊」。⁴⁴

綜合以上所述，《增一阿含經》與《中阿含經》不是同一翻譯者或翻譯團隊的推論應可接受。

四、無著比丘的「Zen-Yi A-han 增一阿含」詞條

無著比丘的「Zeng-yi A-han 增一阿含」詞條首先標出此經在《大正藏》的經號為 125 (T125)，這對初次接觸此經的研究者是一個相對重要的資訊。⁴⁵

文中首先敘述：「無法確認今本《增一阿含經》(T125)為經僧伽提婆訂正的修訂本，還是僧伽提婆的新譯本」。⁴⁶

雖然如此，後文的敘述仍然依「翻譯詞彙的差異」而主張兩者不是出自同一翻譯團隊。

其次，詞條提及〈序品〉出現「阿難謙讓」（阿難便辭吾不堪）、「地動、雨天香花」（說此語時地大動，雨天華香至于膝）、「忘失說經地點」（正使不得說經處）、「大天王（摩訶提婆）故事開頭提及過去三佛」（拘留孫、拘那含、迦葉）、「結集雜藏」（方等大乘義玄邃，及諸契經為雜藏）等五

³⁹ 《增壹阿含 20.6 經》(CBETA, T02, no. 125, p. 600, a20-24)。關於初期漢譯佛典的「一詞多譯」現象，請參考蘇錦坤，(2016)，〈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⁴⁰ 例如《中阿含 58 經》(CBETA, T01, no. 26, p. 493, a14)、《中阿含 66 經》(CBETA, T01, no. 26, p. 509, c17-18)。

⁴¹ 例如《增壹阿含 17.7 經》(CBETA, T02, no. 125, p. 583, b28)。

⁴² 例如《增壹阿含 50.4 經》「主藏寶、典兵寶」(CBETA, T02, no. 125, p. 807, a2-4)，《增壹阿含經》卷 1〈序品 1〉：「典藏寶、典兵寶」(CBETA, T02, no. 125, p. 552, a18)。

⁴³ 例如《增壹阿含 48.3 經》：「典兵寶、守藏之寶」(CBETA, T02, no. 125, p. 788, a12)。

⁴⁴ Hung, Jen-jou 洪振洲 and Anālayo, Bhikkhu 無著比丘, (2017:195), 'A Quantitativ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Idiom of the Madhyama-āgama and the Ekottarika-āgama'.

⁴⁵ Anālayo (2009:822), 此處也提到「《增一阿含經》在 Nanjio Bunyiu (南條文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的經號為 543, 不過, 近代跨語言文本的佛典比較研究已經很少參考此一目錄。

⁴⁶ Anālayo (2009:822 left column line 14-18)。

事，有其他論者主張此五事均獨見於大眾部文獻，所以漢譯《增一阿含經》應屬「大眾部」誦本。

無著比丘指出將此譯本歸屬「大眾部」有下列疑義：⁴⁷

1. 上述事例出自漢譯《增一阿含經》的〈序品〉，而〈序品〉與其他 472 經的關係有待澄清。不管是其他三部漢譯阿含或巴利四《尼柯耶》，均未出現類似的〈序品〉，所以，漢譯《增一阿含經》的〈序品〉能否作為全經部派歸屬的判定標準，有待斟酌。

2. 《增一阿含經》提及「二百五十戒」，⁴⁸ 實際上，「大眾部」比丘戒為 218 戒。⁴⁹

3. 《增一阿含經》提及「十二部經（十二分教）」，⁵⁰ 實際上「大眾部」為「九部經（九分教）」。⁵¹

因此，將漢譯《增一阿含經》當作是「大眾部」誦本的推論，仍不是定論。

無著比丘還指出漢譯《增一阿含經》收錄了幾則傳說或故事，它們也出現在晚期的巴利文獻當中。例如，「優鉢華色比丘尼化作轉輪聖王形迎接世尊」、⁵² 「流離王盡滅

釋種」、⁵³ 「燃燈佛授記」、⁵⁴ 「優填王與波斯匿王各作如來形像」、⁵⁵ 「大迦葉不入滅以待彌勒出世」、⁵⁶ 「修摩提女請佛」，⁵⁷ 這些都可能是晚期的傳誦。

此一詞條於諸多議題發揮作者的學術觀點，並作了獨特的結論：「漢譯《增一阿含經》由於存在較多的晚期增編，因此不是『初期佛教』的可靠文獻。但是，對後續的佛教思想與敘事文學的發展，以及大乘佛教的初期開展階段，它提供了豐富的資源。」⁵⁸

五、結語

田光烈於西元 1955 年撰寫的「增一阿含經」詞條，其風格較「平鋪直述」，僅是依次簡要地描述各經的內容，甚少剖析評

⁴⁷ Anālayo (2009:822-823).

⁴⁸ 《增一阿含 48.2 經》(CBETA, T02, no. 125, p. 787, b10)。

⁴⁹ 印順法師，(1971:79)，《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⁵⁰ 《增壹阿含 29.1 經》：「十二部經」(CBETA, T02, no. 125, p. 657, a2)。

⁵¹ 《摩訶僧祇律》卷 7：「所謂九部經」(CBETA, T22, no. 1425, p. 281, c18)。

⁵² 《增壹阿含 36.5 經》(CBETA, T02, no. 125, p. 707, c8-9)。

⁵³ 《增壹阿含 34.2 經》(CBETA, T02, no. 125, p. 690, a13-693, c8)。

⁵⁴ 《增壹阿含 43.2 經》：「燈光佛……即告之曰：『汝……將來之世，當成作佛，號釋迦文如來、至真、等正覺。』」(CBETA, T02, no. 125, p. 758, b26-28)。

⁵⁵ 優填王、波斯匿王各造如來形像，此事見《增壹阿含 36.5 經》(CBETA, T02, no. 125, p. 706, a17-26)。

⁵⁶ 《增壹阿含 48.3 經》：「大迦葉亦不應般涅槃，要須彌勒出現世間」(CBETA, T02, no. 125, p. 789, a6-7)。

⁵⁷ 《增壹阿含 30.3 經》(CBETA, T02, no. 125, p. 660, a1-665, b9)。

⁵⁸ Anālayo (2009:825, right column), 'While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Ekottarika Āgama has remained open to later additions during the course of its transmission makes it a less reliable witness for early Buddhism, at the same time this collection is a particularly rich source of in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thought and narrative literature, in particular in relation to the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Mahāyāna.' 此處筆者概括陳述文意，未作逐字翻譯。

論，詞條最後歸結此經為「大眾部」誦本。

無著比丘出版於西元 2009 年的詞條則未概述全經內容，也未依次條列各經的摘要。該文專注於探討《增一阿含經》的重要議題，諸如「譯者」、「部派歸屬」、「大乘元素」、「篡入晚期資料」、「保存與巴利文獻不同的經文」。

錫蘭版的《佛教百科全書》聘請名家撰寫詞條，每一詞條均有作者署名，詞條有註解、有參考文獻，可以說是一篇具體而微的簡短論文。雖然此書最終採用無著比丘的詞條，但是，田光烈編纂的詞條遵循早期「佛教經典題解」的風格，應該算是編輯宗旨的差異，而不是繁簡優劣的差別。

無著比丘的詞條雖然引拉蒙特 (E. Lamotte, 1903-1983) 的論文，指出《增壹阿含 47.3 經》似乎是將《中部 65 經》與《中部 66 經》（相當於《中阿含 194 經》與《中阿含 192 經》）誦成一經，但是並未刻意推定漢譯《增一阿含經》的闡誦恐有遺忘或次序混亂，也未提及此經有事後增刪的疑慮。

首先，即使〈《增壹阿含經》序〉敘述：「上部二十六卷全無遺忘，下部十五卷失其錄偈也」；⁵⁹ 其實，此一闡誦頗有遺忘與次第錯亂之處。印順法師是最早主張「曇摩難提的誦出多有遺忘錯失，而非僅僅忘失錄偈（攝頌）」的學者。如說：

〈聲聞品第二十八〉七經，有『錄偈』說：『修陀修摩均，賓頭盧翳手，鹿頭廣演義，後樂柔軟經』。『賓頭盧』以下，是〈聲聞品〉的七經；『修陀修摩均』一句，卻沒

⁵⁹ 《增一阿含經》(CBETA, T02, no. 125, p. 549, a16-17)。

有著落。然〈須陀品第三十〉，只有三經，這三經就是『修(須)陀須摩均』。可見〈須陀品〉的別立，是不對的；應提前到〈聲聞品〉以上，合為一品一〇經。從部分的『錄偈』去研究，可見曇摩難提的誦出，是多有遺忘錯失的！⁶⁰

法師又認為〈安般品 17〉、〈慚愧品 18〉與〈勸請品 19〉三品之間有錯亂：

〈勸請品〉二經下，有『錄偈』說：『羅云、迦葉、龍，二難(陀)、大愛道，誹謗、非、梵請，二事最在後』。依偈比對，『羅云』是〈安般品〉一經；『迦葉……非』，是《慚愧品》的『四、五、六、七、八、九、十』七經；『梵請、二事』，是〈勸請品〉的前二經。以上十經，成一偈一品。〈勸請品〉『三……十一』九經，別有錄偈，自成一品。〈安般品〉除了第一經，還有十經，也自成一品。〈慚愧品〉僅剩前三經，一定有所脫落了。⁶¹

又說：

〈禮三寶品 50〉第 4 經以下、〈非常品 51〉與〈大愛道般涅槃品 52〉都不是十一法，與增一法的編次原則不合，可說是誦出者忘失了次第，一起編在後面而已。……《增一阿含經》……次第錯亂，文義又不善巧，在我國所譯的『四阿含』中，《增一阿含經》是最不理想的！⁶²

筆者的〈《增壹阿含經》攝頌初探〉指

⁶⁰ 印順導師，(1978: 759)；也可參考《華雨集第三冊》，(1993: 279)，有同樣的敘述。

⁶¹ 印順導師，(1993: 278-279)。

⁶² 印順導師，(1993: 280-281)。印順法師，(1971: 279-280)也說：「《增一阿含經》的次第倒亂，實由於誦出者的遺忘。」

出，「失其錄偈」的「下部十五卷」出現了「攝頌」（錄偈），「全無遺忘」的「上部二十六卷」不只出現佚失「攝頌」（錄偈）。以《增一阿含經》卷六為例，此卷為〈利養品第十三〉的全部七經，但是卷末的攝頌為「調達及二經（12.7, 12.8），皮（12.9）及利師羅（12.10）；竹膊（13.3）孫陀利（13.5），善業（13.7）釋提桓（13.6）。」⁶³此一「攝頌」（錄偈）並未包含《增一阿含 13.1 經》與《增一阿含 13.2 經》。《增一阿含 12.7 經》到《增一阿含 12.10 經》均與「利養」的主題有關，而且「世尊告諸比丘。受人利養甚重不易」的經文結構，與《增一阿含 13.1 經》相同，此三部位於卷五〈壹入道品第十二〉的經，反而應該列入〈利養品第十三〉；這些都可能源自「背誦失誤」。⁶⁴

其次，今本《增一阿含經》有曾遭增刪的可能。《經律異相》之引文「鴛鬘髮暴害人民，遇佛出家得羅漢道」，水野弘元推定為出自 T119《鴛鬘髮經》，而且此經（T119）即是「今已亡佚之曇摩難提所譯《增一阿含經》中之一經而別出為單經者」；他進而建議十八部單譯經為「出自曇摩難提所譯之《增一阿含經》」。⁶⁵筆者雖然不贊同他對「十八部單譯經」的主張，但是「此經曾遭

增刪」的見解，值得認真考慮。

寶唱《經律異相》所引之《增一阿含經》有「難陀得柰女接足內愧閑居得道」，⁶⁶此則雖不見於今本《增一阿含經》，但是《分別功德論》有同一事的敘述，而文句不同。⁶⁷一則可見《經律異相》所引有其依據，二則兩者應是各自獨立的翻譯，而非互相因襲。此書另有「驢効群牛為牛所殺」一事，也是今本《增一阿含經》所無。⁶⁸這是可能有舊譯經典被刪除。

《增一阿含 30.3 經》與《須摩提女經》（T128b）的文句結構、遣詞用字大致相同，僅有少數字詞歧異，可以當作同一譯本的不同傳抄結果。⁶⁹各版藏經雖於《須摩提女經》之下署為支謙所譯，實際上，道安法師《綜

⁶⁶ 《經律異相》「難陀得柰女接足內愧閑居得道」（CBETA, T53, no. 2121, p. 77, a1）。

⁶⁷ 《分別功德論》卷 5：「時難陀在外經行，柰女……接足為禮以手摩足……以是言之，知心不變易也」（CBETA, T25, no. 1507, p. 47, a25-b4）。

⁶⁸ 「驢効群牛為牛所殺」（CBETA, T53, no. 2121, p. 248, c15）。關於此兩則的探討，詳見蘇錦坤，（2007：115-147），〈寶唱《經律異相》所引之阿含經〉。《經律異相》所引的「地大動有八種緣」、「琉璃王滅釋種」、「舍利弗日連角現神力」、「鴛鬘髮暴害人民」、「波斯匿王請佛解夢」、「優填王請求治化方法」、「婆羅醯馬王為轉輪王寶」七事，號稱引自《增一阿含》，而與今本《增一阿含經》內容不同。

⁶⁹ 如經題作《須摩提女經》（T128b），兩經均作「修摩提女」；如《須摩提女經》卷 1：「摩訶匹那，尊者羅云，均利半持，均頭沙彌」（CBETA, T02, no. 128b, p. 840, a8-9），《增一阿含 30.3 經》作「摩訶迦 [11] 匹那、尊者羅云、[12] 均利 [13] 般特、均頭沙彌」（CBETA, T02, no. 125, p. 662, a26-27），[11] 匹 = 述【宋】。[12] 均 = 周【元】【明】。[13] 般 = 半【聖】。各版之間有異讀。

⁶³ 《增壹阿含經》（CBETA, T02, no. 125, p. 576, a5-6）。

⁶⁴ 請參考蘇錦坤，（2010），〈《增壹阿含經》攝頌初探〉，或 Su, Ken 蘇錦坤，（2013：195-233），「The *Uddānas* and 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Ekottarika-āgama*」。

⁶⁵ 水野弘元，（1983：770, 777），〈《增一阿含經》解說〉，亦可參考水野弘元，（2003：523-535），《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

理眾經目錄》列此為失譯經，直到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始見登錄為支謙所譯。⁷⁰即使此經確非支謙所譯，由於道安法師曾為曇摩難提《增一阿含經》作序，⁷¹如果列為失譯人名的《須摩提女經》出自新譯的《增一阿含經》，道安法師應有所評摭，而不會列於「失譯經錄」而不置一詞。因此，較有可能是從別處輯入今本《增一阿含經》。

《增一阿含 48.3 經》與《佛說彌勒下生經》(T453)的狀況也是如此，除了一些用詞如「翅頭、雞頭」、「優單越(鬱單越)、鬱單曰」及少數近似的訛寫之外，兩經的篇章段落結構、文句字詞可以說是完全一致。各版藏經《佛說彌勒下生經》之下署為竺法護所譯，實際上，《出三藏記集》登錄竺法護翻譯《彌勒成佛經》一卷，⁷²並附註「與羅什所出異本」，此處「羅什本」即指鳩摩羅什翻譯的「《彌勒下生經》一卷」。⁷³《出三藏記集》登錄上述《彌勒下生經》與《彌勒成佛經》的卷二共有 33 處提到「安公云……」的按語，如果《佛說彌勒下生經》(T453)是抄自曇摩難提的譯本，應該會留下道安法師的評語。

⁷⁰ 《出三藏記集》卷 3：「『新集安公失譯經錄』：……《須摩提女經》一卷」(CBETA, T55, no. 2145, p. 17, c8)。《歷代三寶紀》卷 5：「須摩提女經一卷」(CBETA, T49, no. 2034, p. 58, c5)。

⁷¹ 《出三藏記集》卷 9：「〈增一阿含序〉第九，釋道安作」(CBETA, T55, no. 2145, p. 64, a29)。

⁷² 《出三藏記集》卷 2：「彌勒成佛經一卷(與羅什所出異本)」(CBETA, T55, no. 2145, p. 8, a23)。

⁷³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1, a5)。

因此，《增一阿含 30.3 經》與《增一阿含 48.3 經》顯示，可能有人將其他經典篡入舊譯以補足道安法師〈《增一阿含經》序〉所稱的「合上下部，四百七十二經」，⁷⁴而成為今本《增一阿含經》。

今本《增一阿含經》也有一些出自晚期文獻的特色。如經中提及「世尊尚住世時，波斯匿王與優填王各造世尊形像」，⁷⁵從出土文物及考古發現來看，佛教到較晚期(西元前二世紀以後?)才出現以人物形象代表世尊，顯示此一《增一阿含 36.5 經》為晚期才定型。在〈序品〉及《增壹阿含 48.3 經》也提及「書寫經典」，⁷⁶以今日對「書寫佛教經典」的認知而言，在西元前一世紀之前，並未出現「書寫經典」的文物或教誨，這也可能是相當晚期才添加的部分。⁷⁷經中出現的多個「富戲劇性故事情節的經典」，也是晚期發展的特徵。

檢討漢譯《增一阿含經》的體裁，有幾處值得注意的特點：

1. 〈序品〉為諸部《尼柯耶》與其他漢譯《阿含》所無。

⁷⁴ 《增一阿含經》(CBETA, T02, no. 125, p. 549, a26)。

⁷⁵ 《增壹阿含 36.5 經》：「優填王即以牛頭栴檀作如來形像高五尺，……波斯匿王純以紫磨金作如來像高五尺。」(CBETA, T02, no. 125, p. 706, a17-25)。見 Anālayo (2009:824, left column-right column)。

⁷⁶ 請參考陳世峰、紀贊翻譯，(2019:92-114)，《佛教文獻學十講——佛教研究的文獻學途徑》〈第五講，佛教與書寫〉。

⁷⁷ 《增壹阿含經》卷 1〈序品 1〉：「若有書寫經卷者」(CBETA, T02, no. 125, p. 550, c5)，《增壹阿含 48.3 經》：「若有書寫經」(CBETA, T02, no. 125, p. 789, c3)。各部律典並未出現「書寫經典」的教誡。

2. 收錄多部長篇「譬喻式」的經文。

3. 如〈清信女品 7〉與〈須陀品 30〉只有三經，〈清信士品 6〉只有四經，〈比丘尼品 5〉、〈聽法品 36〉、〈莫畏品 41〉只有五經。一般而言，一品應有十經，少數特例一有八、九經，僅有三經似乎難以成「品」。以〈須陀品 30〉為例，

4. 應屬〈四法集〉，但是《增壹阿含 30.1 經》佛問須陀沙彌「五項」是一義或多義，⁷⁸

5. 從某種形式來解讀，今本《增一阿含經》中阿難教誡摩訶迦葉的情節，在現存佛教文獻當中，可以算是「絕無僅有」的敘述。

當然，在「阿含、尼柯耶」文獻當中出現「大乘思想元素」，也是當代佛學研究關注的焦點，⁷⁹ 漢譯《增一阿含經》中的「菩薩摩訶薩、六波羅蜜」、⁸⁰「發菩薩意、發菩薩心」、⁸¹「三乘（聲聞部、辟支部、佛

⁷⁸ 此「五項」為：「有常色及無常色」、「有漏義、無漏義」、「聚法、散法」、「受義、陰義」及「有字、無字」（CBETA, T02, no. 125, p. 659, a6-b27）。

⁷⁹ Anālayo (2009:823-824). 此一議題也可參考 Kuan, Tse-Fu 關則富，(2013)，‘Mahāyāna Elements and Mahāsāṃghika Traces in the *Ekottarika-āgama*’（漢譯《增一阿含經》的大乘元素和大眾部痕跡）。

⁸⁰ 《增一阿含 27.5 經》：「佛告彌勒：『若菩薩摩訶薩行四法本，具足六波羅蜜，疾成無上正真等正覺。』」（CBETA, T02, no. 125, p. 645, b3-5）。

⁸¹ 《增壹阿含 35.2 經》：「發菩薩意使發菩薩心」（CBETA, T02, no. 125, p. 699, a7），《增壹阿含 36.5 經》：「未發菩薩心令發菩薩意」（CBETA, T02, no. 125, p. 703, b18-19）。

部）」、⁸²「小乘」、⁸³「專精念佛。觀如來形，未曾離目」、⁸⁴「燃燈佛授記」⁸⁵等詞彙，均可以算是「大乘元素」，它們究竟是出自部派的差異，或是背誦訛誤所造成的篡入，還是後代的增編，仍然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筆者謹論列兩則詞條的差異，並且補敘與漢譯《增一阿含經》相關的議題，以作為下一版《佛教百科全書》詞條編纂者的參考。

參考書目

一、佛教經典與工具書

1.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1)，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台北市，台灣。
2. 大正新修大藏經》，(1983)，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新文豐出版公司翻印。台北市，台灣。
3. 趙城金藏》，(2008)，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市，中國，照相製版本。
4. 《金版高麗大藏經》，(2004)，宗教文化出版社，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北京市，中國。

二、英文或英文著作翻譯

⁸² 《增壹阿含 45.5 經》：「佛告阿難：『如汝所言，吾恒說三乘之行。』」（CBETA, T02, no. 125, p. 773, a24-25）；此處「三乘」指「聲聞部、辟支部、佛部」（CBETA, T02, no. 125, p. 773, b9）。

⁸³ 《增壹阿含 26.9 經》：「如來有四不可思議事，非小乘所能知。」（CBETA, T02, no. 125, p. 640, a4-5）。

⁸⁴ 《增壹阿含 3.1 經》（CBETA, T02, no. 125, p. 554, a21-22）。

⁸⁵ 《增壹阿含 43.2 經》（CBETA, T02, no. 125, p. 758, b26-28）。

1. Anālayo, Bhikkhu, (2009), “Zeng-yi A-han”,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2009), vol. VIII, pp. 822-827, W.G. Weeraratne (ed.),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also see (https://www.academia.edu/14933271/Zeng_yi_A_han).
2. Hung, Jen-jou 洪振洲 and Anālayo, Bhikkhu 無著比丘, (2017), ‘A Quantitativ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 Idiom of the *Madhyama-āgama* and the *Ekottarika-āgama*’, *Research on the Madhyama-āgama*, pp. 177-196, Dhammadinnā Bhikkhunī (ed.), Dharma Drum Publication Corporation, Taipei, Taiwan.
3. Kuan, Tse-Fu, 關則富, (2013), ‘Mahāyāna Elements and Mahāsāṃghika Traces in the *Ekottarika-āgama*’, *Research on the Ekottarika-āgama* (《增一阿含經研究》), (2013), pp. 133-194, Dhammadinnā Bhikkhunī (ed.), 法鼓文化, 新北市, 台灣。
4. Malalasekera, G. P. (ed.), (1961),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5. Malalasekera, G. P. (ed.), (1966),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I),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6. Malalasekera, G. P. (ed.), (2009),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VIII),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7. Nanjio, Bunyiu (南條文雄) 譯補, (1883),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The Sacred Canon of the Buddhists in China and Japan* (大明三藏聖教目錄),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London,

UK.

8. Nattier, Jan, (2007),: “‘One Vehicle’ in the Chinese Āgamas: New Light on an Old Problem in Pāli”,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Advanced Buddhology at Soka University*, vol. 10, pp. 181-200, Sok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三、中文著作

1. 印順法師, (1971),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正聞出版社, 台北市, 台灣。
2. 印順法師, (1993), 《華雨集》第三冊, 正聞出版社, 新竹縣, 台灣。
3. 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1983), 〈《增壹阿含經》題解〉, 佛光《增壹阿含經》, 佛光出版社, 台北市, 台灣。
4. 范文麗, (2018), 〈《中斯佛教百科全書》撰述及其知識社會史意義〉, 《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6期, 127-132頁, 北京市, 中國。
5. 田光烈, (1989), 〈增一阿含經〉, 《中國佛教》第三輯 164-171頁, 中國佛教協會編, 知識出版社, 上海市, 中國。
6. 田光烈, (1989), 〈中阿含經〉, 《中國佛教》第三輯 172-180頁, 中國佛教協會編, 知識出版社, 上海市, 中國。
7. 田光烈、游俠, (1989), 〈雜阿含經〉, 《中國佛教》第三輯 185-195頁, 中國佛教協會編, 知識出版社, 上海市, 中國。
8. 呂澂, (1989), 〈阿含經〉, 《中國佛教》第三輯 158-163頁, 中國佛教協會編, 知識出版社, 上海市, 中國。
9. 中國佛教協會(編), (1980), 《中國佛教》第一輯, 知識出版社, 上海市, 中國。

10. 中國佛教協會（編），（1982），《中國佛教》第二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11. 中國佛教協會（編），（1989），《中國佛教》第三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12. 中國佛教協會（編），（1989），《中國佛教》第四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13. 中國佛教協會（編），（2004），《中國佛教》第五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14. 趙樸初，（2007），《趙樸初文集》，華文出版社，成都市，中國。
 15. 赤沼智善，Akanuma, Chizen, (1929, 1986 reprint at Taipei)，《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Āgamas & Pāli Nikāyas*，華宇出版社，台北縣，台灣。
 16. 陳世峰、紀贇翻譯，（2019），《佛教文獻學十講——佛教研究的文獻學途徑》，中國、上海市中西書局。原作者：肯尼斯·羅伊·諾曼 Kenneth Roy Norman，原書名：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 Dend Ky kai Lectures 1994,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1997 年出版。
 17. 水野弘元，〈《增一阿含經》解說〉，（1983），《佛光阿含藏》之《附錄》，761-785 頁，佛光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18. 水野弘元，（2003），《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許洋主翻譯，法鼓文化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19. 蘇錦坤，（2007），〈寶唱《經律異相》所引之阿含經〉，《福嚴佛學研究》2 期，91-160 頁，新竹市，台灣。
 20. 蘇錦坤，（2010），〈《增壹阿含經》攝頌初探〉，《福嚴佛學研究》5 期，59-114 頁，新竹市，台灣。
 21. Su, Ken 蘇錦坤，（2013），‘The *Uddānas* and Structural Aspects of the *Ekottarika-āgama*’, *Research on the Ekottarika-āgama (Taishō 125)*, pp. 195-233, Dhammadinnā Bhikkhunī (ed.), Dharma Drum Publication Corporation, Taipei, Taiwan.
 22. 蘇錦坤，（2016），〈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福嚴佛學研究》11 期，75-116 頁，新竹市，台灣。
- #### 四、網路資源
1.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https://dzkimings.l.u-tokyo.ac.jp/kkz/>。
 2.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網址：<https://cbeta.org/data-format/ver.htm>。

The ‘Zeng-yi A-han Jing’ Entry of the Buddhist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Edited by Malalasekera, G. P.)

Independent Researcher: Ken Su

Abstract

The ‘Zeng-yi A-han Jing’ entry written by Tian Guang-Lie (田光烈, 1912-2007), at 1955, for the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edited by Malalasekera, G. P.) was not accepted by this very book eventually. Finally it was collected as one of entries of the *Zhong-guo Fo-Jiao* (中國佛教, printed at 1989). Roughly speaking, the literal style of this entry is plain and straightforward, it simply digests a brief for each sutra chapter by chapter. We can not find any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comments of them.

The ‘Zeng-yi A-han Jing’ entry accepted by this very Encyclopaedia is written by Bhikkhu Anālayo (無著比丘), while it does not take up contents of each sutra. It focuses on main topics of the *Zeng-yi A-han Jing*, such as translator, school affiliation, elements of Mahāyana Buddhism, later insertion(s), and details other than that of its Pāli counterparts.

Based on my own guess, the reason why the Encyclopaedia does not keep both entries must have been due to its editorial guidelines instead of a choice of winner and loser.

Here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both entries composed by Tian Guang-Lie and Bhikkhu Anālayo respectively. Issues of ‘memory loss due to recitation’ and ‘later compilation after translation’ are also highlighted as the reference for future Encyclopaedia.

Keywords: 1. Zeng-yi A-han Jing (Ekottarika-āgama) 2. Entry of the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edited by Malalasekera, G. P.) 3. Bhikkhu Anālayo 4. Tian Guang-Lie 5. elements of Mahāyana Buddhism